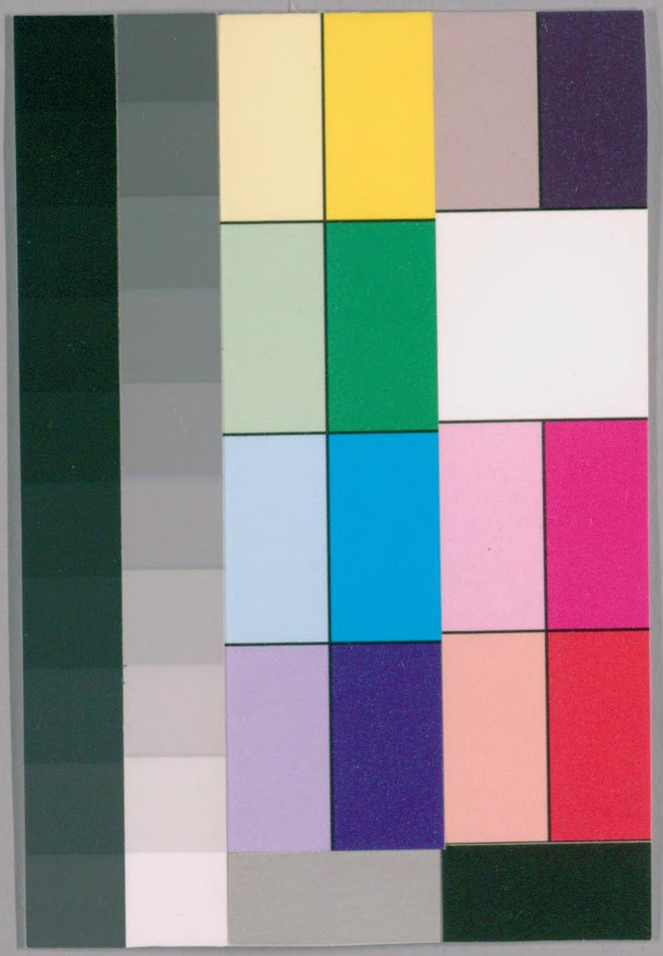
新論

上

121. 8
A264s
(s)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1.8-A264s-(s)
タイトル『新論 : 2巻』

ガラス使用

121.8-A264s-(s)

正志會澤先生著

# 新論

水府　萩野谷藏收

全一冊
國立國會圖書館
25650



謹按　神州者大陽之所出、元氣之所始、天日之嗣、世御宸極、終古不易、固大地之元首、而萬國之綱紀也、誠宜照臨宇內、皇化所暨、無有遠邇矣、而今西荒蠻夷、以脛足之賤、奔走四海、蹂躪諸國、恥視跛履、敢欲凌駕　上國、何其驕也、地之在天中、渾然無端、宜如無方隅也、然几物莫不有自然之形體而存焉、而　神州居其首、故幅員不甚廣大、而其所以君臨萬方者、未嘗一易姓革位也、西洋諸蕃者、當其胷腔、故奔舶走舸、莫遠而不至也、而至下海中之地、西夷名曰亞墨利加洲者、則其背後、故其民愚戇、而不能有所為、是皆自然之形體也、然天地之氣不能

是其理宜自隕越以取傾覆焉、然

無盛衰、而人衆則勝天者、亦其勢之所不得已也、苟自非有豪傑奮起以亮天功、則天地亦將為胡羯腥膻所誣罔然後已矣、今為天下論其大計、天下之人愕然相顧、莫不驚怪、溺舊聞而狃故見也、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然則使吾治化洽浹、風俗淳美上下守義民富兵足雖強冤大敵應之無遺筭則可也、若猶未、則其為自遑自逸者、果何所恃也、而論者皆謂彼蠻夷也、商舶也、漁舩也、非為深患大禍者焉、是其所恃者不来也、不攻也、所恃在彼而不在我、如問吾所以恃之者、與所不可攻者、則莊乎莫之能知也、嗟夫欲見天地之兒於誣罔、將何時而期之乎、臣是以慷慨悲憤、不能自已、敢陳國家所宜恃者、一曰國體、以論建國、而遂及其尚武重民命之說、二曰形勢、以論四海萬國之大勢、三曰勇情、以論戎狄覬覦之情實、四曰守禦、以論富國強兵之要務、五曰長計、以論化民成俗之遠圖、是五論者、皆所以祈天之定而復勝人也、臣之自誓而以身殉天地者、大略如此矣、

## 神聖以忠孝

國體上

帝王之所恃以保四海而久安長治天下不動搖者、非畏服万民把持一世之謂、而億兆一心、皆親其上而不忍離之實誠可恃也、夫自天地剖判始有人民、而　天胤君臨四海、一姓歷歷、未嘗有一人敢覬覦　天位、以至於今日者、豈其偶然哉、夫君臣之義、天地之大義也、父子之親、天下之至恩也、義之大者、與恩之至者、並立天地之間、漸漬積累、洽浹人心、久遠而不變、此　帝王所以經緯天地、綱紀億兆之大資也、昔者　天祖肇建鴻基、位即天位、德即天德、以經綸天業、細大之事、無一非天者、比德於玉、比明於鏡、比威於劍、體天之仁、則天之明、奮天之威、以照臨萬邦、迨以天下傳於　皇孫、而手授三器、以為天位之信、以象天德、而代天工治天職、然後傳之千萬世、　天胤之尊、嚴乎其不可犯、君臣之分定、而大義以明矣、　天祖之傳神器、特執寶鏡祝曰、視此猶視吾焉、而萬世奉祀、以為聖子神孫、仰寶鏡而見影於其中、所見者即　天祖之遺體、而視猶視　天祖、於是乎盥薦之間、神人相感、不可以已、則其追遠申孝、敬身修德、亦豈得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1.8-A264s-(s)
タイトル『新論 : 2巻』
ガラス使用

已哉、父子之親敦、而至恩以隆矣、二者而建二人紀一、垂二訓萬世一、夫君臣也、父子也、天倫之最大者、而至恩隆二於內一、大義明二於外一、忠孝立、而天人之大道昭昭乎其著矣、忠以貴二貴一、孝以親二親一、億兆之能一心、上下之能相親、良有二以也一、若夫至教之存二於不言一、百姓日用而不二知者一、此其故何也、

天照二臨下土一、天孫盡二誠敬於下一、以報二天祖一、祭政維一、所二治之天職一、所二代之天工一、無二一非一所二以事天祖者一、尊二祖臨一民、既與二天一一、亦其勢之宜然也、故與二天同悠久一、實、故

列聖之申二大孝一也、秩二山陵崇祀典一、其所二以盡誠敬一者、礼制大備、而其報本尊祖之義、至二大嘗而極一矣、夫嘗者始嘗二新穀一、而饗二於天神一、天祖之御田、又口得二嘉穀之種一、以為可二以生一活蒼生一、乃種之御田、又口含二瓊瀾一、而始有二養蠶之道一、是為二萬民衣食之原一、及二傳天下一

皇孫一、特授之以二齋庭之穗一、所二以重民命一而貴嘉穀者一、亦可二見也一、故大嘗之祭、烹二熟新穀一、以殷二薦之一、

大嘗之歲、豫卜二定悠紀主基國郡一、遣二稲實及掃宜卜部一、臨二田抜一穗一、以為二供御飯一、自餘為二黒白酒一、其飯則臨二祭春而炊一之一、天皇親就二嘗殿一、奉二粢盛一而薦二之皆所一以致二其孝敬一、存二其質一、而不二忘一其本一也一、其幣則繒服荒服、太玉事於而造二木綿一、天祖、天日鷲為之部属、天神、神武帝亦使下其裔孫一、俱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1.8-A264s-(s)
タイトル『新論 : 2巻』
ガラス使用

往阿波殖穀麻、而每大嘗阿波齋部進荒妙、蓋皆所服、其奉祖先職、皆以其子孫、不失舊職也、

以報本也、御禊所以致潔也、

敬之至也、日蔭鬘鬲御衣、至敬無文也、當　天皇徒跣不警蹕、

傳位之日、使天兒屋命納　帝命、天太玉供奉百事、兒屋之後為中臣氏、太玉之後為齋部氏、故祭之日、中臣奏

天神之壽詞、齋部奉神璽之鏡劍、累世奕葉、必仍當初之儀、猶新受命於　天祖也、

天祖使兒屋太玉等五部神侍護衛皇孫、猶天上之儀、

建神籬、令下兒屋孫種子太玉孫天富、奉鏡劍陳中帶上、而遵奉莫非是儀也、及

天祖於笠縫、以下石凝姥尊為中作金者上、故命齋部率二代之後、模造鏡劍、以奉安殿內、即踐祚日齋部所奉之物是也、其他供凡百之具、其永存舊物、不敢失墜如是矣、其他供凡百之具

亦莫非齋部之所掌、而至百執事者、亦皆世其職、奕世不墜、駿奔承事、毫無異於

君臣皆不得忘其初也、太玉統領日鷲手置帆負彥狹知襲明玉目一箇等、以奉事天祖、天富亦悉率諸氏之後、造鏡及予盾諸物、大嘗之日、日鷲手置帆負等之孫、供奉諸物、一如其先世之舊而其細如伴之燧火、安曇之吹火、車持之執菅蓋之類、亦莫非世其職也、

夫以　天祖之遺體而膺

天祖之事、肅然儼然、見當初儀容於今日、則君臣觀感、洋洋乎如在

天祖之左右、而羣臣之視

天孫、亦猶視

天祖、其情之發於自然者、豈得已哉、而羣臣也者、亦皆神明之

25650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1.8-A264s-(s)
タイトル『新論 : 2巻』
ガラス使用

胄、其先世事天祖　天孫、有功德於民、列在祀典、而宗子糾緝族人、以主其祭、古者故家名族、為國造縣主等者、各紹其族人而祭其先、若大已貴之後為三輪君、而世祭大已貴、恩兼之後為秩父國造、而世祭思兼之類、凡舊族莫不皆然、至天智帝、定氏上、即大寶令之也、後世鄉里所祭之神、稱氏神、其土人稱氏子、蓋亦其遺俗也、入以追孝其祖、出以供奉大祭、亦各以其祖先之遺體、行祖先之事、臣連伴造各領其所屬諸氏、皆不失舊職、前所舉齋部率諸齋部供奉之類、而其諸國齋部者、即如下日鷲之後為粟國齋部之類、上是也、而亦莫不奉其舊職於祭祀之日也、惻然悚然、念及乃祖乃父所以敬事　皇祖天神者、豈忍忘其祖胥其君哉、於是乎孝敬之心、父以傳子、子以傳孫、繼志述事、雖千百世猶如一日、孝以移忠於君、忠以奉其先志、忠孝出於一、教訓正俗、不言而化、祭以為教、政以為教、教之與政未嘗分為二、故民唯知敬所鄉一定、不見異物、是以民志一而天人合矣、此　帝王所恃以保四海而　祖宗所以建國開基之大體也、夫萬物原於天人本於祖、承體於父祖、稟氣於天地、故言苟及天地鬼神、雖愚夫愚婦、不能無悚動於其心、而政教禁令一出於奉天報祖之義、則民心安得不一乎、人者天地之心、心專則氣壯、故億兆一心、則天地之心專、而其氣以壯、其氣壯、則人所以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1.8-A264s-(s)
タイトル『新論 : 2巻』
ガラス使用

稟元氣者得其全、天下之人、生而皆稟全氣、則國之風氣賴以厚、是謂天人之合也、是以民不忘古、而其俗淳厚、能報其本反其始、久而不變、最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成、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又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觀者上觀於下、下觀於上、上下交相觀而善、之謂孳、而風有命令之象、其行地上、善記云、相觀而善、之謂孳、而風有命令之象、其行地上、善

撓萬物、去来無方、莫窺而不散、莫窮而不入、有教學之象、而其所以教之道、則天之神道也、天之道、陰陽不測、而生物不貳、故四時不成、不貳者孚也、不成亦孚也、為有孚顒若之象、覆幬持載川流敦化、命從上下之交、而下順之者、天之神道、而下觀而化也、天地之間、最為至、天之神相感、在盥未薦之間、莫誠於鬼神、而人神相感、天地之神道、而下觀而化也、天地之間、最為至、天

下之誠莫以尚焉、故中庸論誠、亦先言鬼神之德、而及於舜與武王周公之孝、宗廟饗之、子孫保之、遂言修祖廟以至於郊社禘嘗、乃曰治國如示諸掌、孝經首章、引大雅念祖之詩、而其論聖人之孝、亦以周公郊祀及明堂之祀為大、其意亦可見也、陰陽合而生物、精者為人、其體即父祖之遺、其氣即天地之精、同體一氣、交相感應、故鬼神之德、體物而不遺、洋洋如在左右、人神至誠之相感、固自然之符也、聖人因以設教、郊社禘嘗、以事帝祀先、而報本反始之義盡矣、祀文王則歌對越在天、朝會則歌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用此以化導萬邦、而民畏敬尊奉之、視王者猶視天、王者之德被兆民、而兆民一志、同崇奉之、亦其至誠之自然相感者、而後嗣王所以報本反始者如此、其孝敬之心達於上下、觀而化之、出則事其上、入則事其先、惻然悽然、愛敬之心發於中、不能自已、故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亦神道設教之効也、蓋堯舜之帥民、必承天愼祀、故堯之政、始於曆象授時、而其授受之聞、皆以天之曆數為言、陳謨則曰、天工人其代之、啓之征伐、則以其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而行天之罰、湯之伐桀、則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盤庚之遷都、則曰、迪率籲乃命于天、殷人誅紂、則曰、天弃我、武王代紂則曰、天視聽自我民、一曰自絶于天、曰天陰騭下民、周公自禱則曰、有丕子之責于天、成王大誥則曰、予造天、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1.8-A264s-(s)
タイトル『新論 : 2巻』
ガラス使用

役、封康叔則曰宅天命、曰畏天顯、營新邑則曰、稽天、曰及天之基命定命、告多士則曰、天命無違、戒成王則曰、寅畏天命、告召公則曰、天棐忱、天命不易、告多方則曰、圖天之命、立政則曰、顯俊尊上帝、顧命則曰、無壞命、作刑則曰、作天牧、命晉侯則曰、上帝集命、尚書每篇、莫非所以奉天者如是也、舜受終則類禋望徧、巡狩則柴望、歸則用特於藝祖、陳謨則曰、祖考來格、治水土則九山刊旅、盤庚遷都則曰、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諫紂則曰、天亂典祀、（舊以亂爲句今改以祀爲）句、微子則曰、攘竊神祇之犧牲、伐紂則曰、謂祭無益、曰暴弃肆祀弗答、洪範則曰、三曰祀、自禱則曰、能事鬼神、誥康叔則曰、祀茲酒、營新邑則用牲于郊社、稱殷禮、記功宗、禋于文武、告多士則曰、明德恤祀、告召公則曰、殷禮陟配天、告多方則曰、寅念于祀、曰典神天、顧命則受之廟、尚書篇篇無非所以愼祀者如是也、故論語篇末、叙堯舜禹之授受、則言天之暦數、湯伐桀則曰、簡在帝心、周之所重民食喪祭、亦皆奉天愼祀也、故禮記曰、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古者所以使民敬鬼神奉祭祀者、亦可見矣、蓋　神州



之與漢土、風氣素同、而人情亦甚相類、故設教之意、甚相似、亦如此也、昔也國造伴造世承祖業而不墜其祀、中也王族廷臣緝合宗族、以保其爵位、下及近古、武夫猛將、猶能重總領、以管轄家衆、夫既自重血屬、孰敢不敬　天胤、故舉一世皆知　天位之不可犯、逆順既明、則大逆者固世之所不與、將無容於天地、亦惡得鳩聚醜類以逞其姦也、故雖國步之時或有艱難、而　天胤之尊自若也、上之則　乘輿或播遷、而未嘗有一人敢朶頤神器、下之則陪臣世擅天下之權、而亦不敢篡其主位、　神聖以忠孝建國、而遺風餘烈之猶在人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1.8-A264s-(s)
タイトル『新論 : 2巻』

ガラス使用

者如此、則　天日之亂、與天壤終始而不易者、蓋有以致之而然也、夫　神聖之建國也如此其固矣、流澤也如此其遠矣、然則善政之所施、聲教之所暨、其果無弊乎、凡天下之事、不能無弊、固其常理、今夫天下之弊、指不遑屈、然縣而論之、其大端有二曰、時勢之變也、邪說之害也、欲矯枉舉廢、二端者得不審詳之乎、何謂時勢之變、昔者　天祖肇基天業、愛養蒼生、定天邑君、以綏撫之、選勇武以經畧下土、而民知奉戴　天朝矣、然天造艸昧、四方未底平、土豪邑傑、所在割據、歷數世而未相統一、　天祖神



武天皇既定天下、封建國造、俾司牧人神、舊族世家、恐維之以名位、而土地人民悉歸於　朝廷、天下大治、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周官、天官首掌六典、治邦國者、於政事無所不紊也、地官首掌土地之圖、人民之數者、土地人民無所不紀四時之宜、而春秋二官所掌多典礼政刑之事也、夏官制軍者、用人民也、冬官司空、土者治土地也、孟子以土地人民政事並稱者、其甚深、而古者重土地人民、其意亦可見矣、及歷世既久、紀綱漸弛、或有背叛、崇神天皇四征不庭、大敷政教、校人民課調役、益封國造、以鎮撫遐陬、措据經營、歷數朝不衰、皇化日洽、土疆日廣、而土皆　天子之地、人皆　天子之民、民志一而天下又大治、爾後習安無事、廟堂無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1.8-A264s-(s)
タイトル『新論 : 2巻』
ガラス使用

遠大之慮、大臣弄權、經營私門、時歷朝所置、既有官家及摽代民、而臣連伴造國造、亦各置私田畜私民、土地人民漸分裂、各異所趨向、至中宗天智天皇既誅戮亂賊、在儲闈輔政、革除舊弊、而布新制、因其封建之勢而一變之、以國司統治國郡、而遂成郡縣之制、除私地私民盡歸之朝廷、天下無一非王土、與王臣者、而天下又大治、及數世之後、藤氏專權、公卿大夫、僭奢成風、爭置莊園、以私土地人民、弓馬家又依附權勢、割郡連邑、以為已有、所在驅良民以為奴隸、天下之地、龜分瓜裂、而割擾之勢成矣、及源賴朝為天下總追捕使、則舉土地人民盡歸之鎌倉鎌倉室町之為將軍雖時有盛衰治亂之不同而緊皆據土地人民之權、動逆　朝命、不能恭順、而舊姓豪族、亦各擁土地人民、以相爭奪、弱肉强食、亂賊接武、天下鼎沸、萬姓靡爛、而民各異所適從、雖勇鬪力戰能為其主死、而名義之不明、其忠非忠、其孝非孝、忠孝之教、日以消鑠、至如足利義滿則屈膝稱臣於明、內為王臣、而稱臣於外、非人臣之節矣、而天下無之怪也、身操天下之權、而稱臣於異邦、使異邦視天朝如藩臣、虧國體也甚矣、而天下無之怪也、名節墜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1.8-A264s-(s)
タイトル『新論 : 2巻』
ガラス使用

地、而君臣之義廢矣、民俗日趨薄惡、而遺報本反始之義、知家督之可利、而不知血胤之可重、或養異姓子以為己子、他人可以為父子、則父子可以為他人、夫誰復知天倫之不可易、其甚者、則雖皇子皇孫悉為雜深之流、使天胤不絕如綫、而夫下無之怪也彝倫以斁、而父子之恩廢矣、皇子不宜為猫徒、熊澤伯繼新井君美論之極詳矣、然議者或患歲月之久、仆跌蕃衍、供億難給而君美辨之曰天地間自有大筭數、消息盈虛、非智力之所及、當論其義之當否也、了介曰、宜下令諸國設學校、以皇子及公卿子弟為之師長、則天胤之不絕、何患其難供給乎、如其則臣將別有所論述焉、詳、土地人民之不得統於一、政教不可以施、其極忠孝俱廢、而天人之大道委地矣然而一亂一治、天下之常勢也、故天既厭喪亂、以開白姉令天下、傑並作、豐臣氏起匹夫、平定禍亂、以紓土地人民於一、以冕戴　帝室、東照宮踵興、專以忠孝立基遂成二百年太平之業、孫謀既貽、遵守不墜、以時帥天下國主城主朝于京師、　天皇褒賞授官賜爵、當此之時也、天下之土地人民其治歸於一、海内一塗、皆仰　天朝之仁、而服　幕府之義天下之勢、可謂治矣、然昇平已久則倦怠隨生、天下有土之君、生則逸兒荒無備、而莫之恤、姦民橫行、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1.8-A264s-(s)
タイトル『新論 : 2巻』
ガラス使用

莫之禁、我狄伺邊、而莫之禦、弃土地人民也、天下士民唯利是計、不肯盡忠竭慮以謀國家、怠傲放肆、以忝乃祖、遺君親也、上下交遺弃、土地人民、何以紓一焉、而國體其何以維持也、夫英雄之鼓舞天下、唯恐民之不動、庸人之糊塗一時、唯恐民之或動、故務粉飾昇平、使虜陸梁眼前、猶稱為漁商、上下相蒙蔽、適足以玩寇畜禍而高拱端睨、糊塗自智、將相率自趣不測之淵、亦可憫也、苟稍存心性智識者、誰不吞聲而竊嘆之乎、今　幕府斷然明令天下、見虜必摧之、公然與天下同仇之、而令布一日、天下無智愚、莫不攘臂欲趨令、天下人心之不可磨滅如此、夫方今天下有封建之勢者、固　太祖之所以垂彝訓也、苟照官以忠孝立基者、天祖之所以制治也、東能因人心之不可磨滅者、而立之規制、原於　神聖所以經綸天下之意、經土地制人民、正君臣之義敦父子之親、範圍天下、以為一身、豈甚難為哉、此乃千載之一時、必不可失之機也、臣是以欲審弊之宜革者、不得不眷眷於時勢之變也、何謂邪説之害、昔者　神聖既以神道設教、所以緝攸民心者、專出於一、因有成規焉、而事天祀先之意、傳之後世、民知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1.8-A264s-(s)
タイトル『新論 : 2巻』
ガラス使用

報本反始之義矣、　大祖奉天神、以討不順、所至明禋、遂立靈時、祭崇神天皇崇重神祇、敬事天神、以申大孝、　皇祖天祖、班祀典天下、報本反始之義達於天下、天下仰神、以孝事君、同心一志、共輸其忠、風俗以惇矣、至　朝廷如周孔之道、其國隣　神州、風氣相類、其教本於天命、應神天皇朝、得周人經籍、行之天下、其書言堯舜人心、明忠孝而以事帝祀先、與　天祖之彝訓、大同（中庸云、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蓋治國示掌者、郊社禘嘗、而其礼與義則日事帝祀先是也、亦與）

若能因而益修明　祖宗政教、久而不倦、則其功烈將有不可勝言者焉、而異端邪說、相踵而作、有西荒耶蘇之說、覘之流、有浮屠之法、有陋儒俗學有及他所以淆化傷俗者、不勝枚舉也、夫秩祀典、所以與天下共事天祀先、其義達天下、莫有彼此、而故家舊族、或因襲家說陋習未盡除、偏方下州、或私奉淫祠、知祈福徼幸、而不知事天祀先之義、世之守陋好奇者、付會以怪妄迂僻之說、民神雜糅、遂為巫覘之流、至後世或剽竊儒佛、緣飾其言、以為糊口之資、則其所事神者、既非　祖宗所以報本

反始之意雖忠臣孝子亦或無所適而致其孝敬民志於是乎岐焉佛法之入中國朝議謂國家有祀典不宜拜蕃神而逆臣馬子私奉之與皇子廐戶等黨比興造伽藍自是僧徒日衆爭鼓其說民志於是乎離渙矣大寶之制列神祇於大政之上隸僧尼於玄蕃可謂知國體然猶不免於分祭政爲二者當時人情世態既非如往日之純一也而及聖武孝謙之朝則佛事益盛朝政廷議無非所以奉佛者遂置國分寺諸道與國府並立以布其法國郡使佛事與政一上之所好用以爲政爲之下者孰不爭趨之是以天下靡然唯蕃神是敬及本地之說作而赫赫神明冒以佛名誣天欺人舉吾民所瞻仰者悉爲胡神之分支末屬褻

神明之邦以爲身毒之國駈中原之赤子以爲西戎之徒屬內既自夷國體安存也故以

後白河上皇之尊而嘆山法師之難制時勢亦可見也至一向專念之說作則名祠大社在祀典者不許贍礼之以遏絕報本反始之心而專奉胡神民是以知有西戎而不知有中原知有僧尼而不知有君父及其叛亂則指仗義討賊者以爲法敵乃至於使一時忠烈之士挽弓揮戈而反仇君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1.8-A264s-(s)
タイトル『新論 : 2巻』
ガラス使用

父、忠孝之廢、民志之散、可謂極矣、令云、凡僧尼上觀及國家、妖惑百姓、并習讀兵書、殺人奸盜、及詐稱得聖道、並付官司、科罪、別立道場、聚衆教化、妄說災祥、語象、假說吉凶、及小道巫術療病者、飲酒酔亂、及與人鬪打者、皆還俗、將三寶物鉤遺官人、若合稱用黨援亂徒衆、作音樂博戲者、服用綾羅錦綺者、僧房停婦女、尼房停男夫者、阿黨用扇浪舉無德者、使俗人歷門教化者、皆若使有一日數、凡僧尼不得私畜園宅財物、及與販出息、凡如是之類、其所以設禁防以使保身體免罪戾者、不而足、如僧使僧尼謹守律令、從佛家之法、則栖下石上、樂以沒齒亦可也、但其不奉邦憲是以其害至此而已　夫聖賢教人莫非所以修己治人之道、近世陋儒俗學、不達大體任意談說、其如牽强經義而競新衒博者、如舐毫鬪詞以鈎名要利之流、紛紛擾擾、固無足言焉、而或昧於名義、稱明清為華夏中國、以汙辱國體或逐時徇勢亂名遺義、視天朝如寓公、上傷列聖之化、下害幕府之義、或毛舉細故、唯貨利是談、自稱為經濟之學、或脩飾邊幅、口談性命、言似高妙、行似惇謹、其實則鄉原忘國家安危、而不達時務、凡此皆非忠非孝、而非堯舜孔子之所謂道者也、故祖宗之訓亂於巫覡、變於佛、徵於陋儒俗學、左右言說、滅裂民心、而君臣之義父子之親者、則漠然置之於度外、天人之大道、果惡乎在也、然往時所亂民聽者、其極不過為境內奇衺之民耳、至西荒戎虜、則各國奉邪穌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1.8-A264s-(s)
タイトル『新論 : 2巻』
ガラス使用

法、以吞併諸國、所至焚燬祠宇、誣罔人民、以侵奪其國土、其志非盡臣人之君、役人之民、則不慊也、及其益猖桀、既傾覆呂宋瓜哇、遂衆顧　神州、嘗煽動西邊、欲以所以加呂宋瓜哇者而加之　神州、其邪說之所以亂民聽者、豈特為境內奇衺民而止哉、幸而　明君賢佐洞察其姦、誅鋤夷滅、無復焦類、邪頑之徒、不得易種　中土者、二百年於此、使民免於妖夷之煽惑、其為德澤也大矣、然　神聖之大道未明、民心未有主、而內之奇衺猶尚依然也、其所適從者、非巫覡浮屠、則陋儒俗學也、譬如劇疾新除元氣未復善後之計未設者、其內無主、外易遷於異物、而近時又有一蘭學者、其學本出譯官、不過讀阿蘭字以解其語耳、本無害於世者、而耳食之徒、謬聽西夷誇張之說、盛稱揚之、或至於有著書上梓欲以夷變夏者、及他珍玩奇藥所以奪目蕩心者、其流弊亦至於使人反欣慕夷俗、異日使狡夷乘之以蠱惑愚民、則其復變於狗羯羶裘之俗、孰得禁之、履霜堅氷、漸不可長其所以為廣害深蠹者、可不熟察而豫為之防哉、今夷虜包藏禍心、日窺伺邊陲、而邪說之害稔於內、百端無窮如此、養夷狄於　中國、天下嗷嗷、民有搖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1.8-A264s-(s)
タイトル『新論 : 2巻』
ガラス使用

用、人有比德舉而大觀之、果為中國耶、明清耶、將身毒耶、抑西洋耶、國之為體其何如也、夫四體不具不可以為人、國而無體何以為國也、而論者方言富國强兵守邊之要務、今庸東民心之無主、陰誘邊民、暗移之心、民心一移、則未戰而天下既為夷庸之有、所謂富强者、既非我有、而適足以借賊兵齎盜糧耳、勞心竭慮富强其國、一旦舉以資寇賊、亦可惜也、苟稍辨事體者、誰不扼腕切齒共憤之乎、今　幕府斷然明令天下、嚴禁邊民接濟、不使黠虜得肆煽惑吾民而令布一日、天下無智愚莫不知黠虜狡謀詭計可惡可醜、天下人心之不可磨滅如此、夫方今去古雖遠、而所仰之　至尊則儼然　天祖之正胤也、所治之蒼生、則依然　天祖所愛養之裔孫也、苟能因人心之不可磨滅者、而設之教條原於神聖所以淬礪天下之意、事天祀先報本反始、因以正君臣之義、敦父子之親、崇篤萬民、以為一心、豈甚難為哉此乃千載之一時、必不可失之機也、臣是以欲審弊之所由生、不得不眷眷於邪說之害也、夫英雄通變神化、無不可為之時、無不可為之事、而帝王所恃以保四海者、天人之大道、其文可變其義

不可易、則　神聖所以經緯天地使億兆皆親其上而不忍離之意雖今日亦無不可復行者焉今時勢之變也邪說之害也雖天下不勝其弊而欲更張作新之頃所以處之之方何如耳、

## 國體中

天朝以武建國詰戎方行由來舊矣弧矢之利戈矛之用既見於神代寶劍與居三器之二故號曰細戈千足之國　天祖授中州於　天孫使押日卽來目兵從行、

太祖征戰亦專以來目為折衝之用遂平定中土又置物部與來目相參以衛宮城鎮國土、

崇神天皇遣將軍於四道討平不庭使皇子豐城命治東國而令民農隙射獵以貢其物以從征役規制一立歷朝遵奉土疆日以廣東斥蝦夷西清筑紫遂平三韓建府任那以控制之治强之實於是乎見矣至

仁德朝海內無事兵革不試、

履仲　安康而後漸趨乎衰弱歷十餘世而任那失守三韓不朝、

中宗中興憤皇化之不振躬臨行營經畧任那而終不能克然當時事東畧大擾斥蝦夷建府於後方羊蹄令西蝦夷地有止利別山山中本有路徑蝦夷恒往來之百餘年前蝦夷叛亂自是禁蝦夷不得由是路遂廢蓋是地險要叛虜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1.8-A264s-(s)
タイトル『新論 : 2巻』
ガラス使用

易依阻以為變故禁其往來而古者遂以征肅慎其建府於此亦據險要以制夷虜也

事則雖在　齊明天皇世而蓋　中宗在儲宮

佐英畧而餘威所震渤海亦遣使貢獻治强之實復見矣爾後百餘年雖世道漸汙而迨　桓武嵯峨朝遂平陸奥賊蝦夷屏跡海外則猶未以為衰弱也

夫攘除冦賊開拓土宇者　天祖之所以貽孫謀而　天孫之所以繼述　天祖也故祭　皇太神祝詞有稱神明之所照臨窮天極地狹者俾廣險者俾平遠者如以八十綱牽之是所以禱皇化之日被四表而　天朝建國尚武之意亦可見也

然事逐時變革者天下之常勢而如兵制其變不一古者用來目物部之兵而參以民兵國造縣主亦各有兵以保民社國家立制之初大約如之而一變為軍團再變為募兵於是乎兵皆世業踈為弓馬之家而兵農之分始起於此矣及天下為戰國而英雄割據遂成封建之勢兵制亦隨而變此其大略也兵制屢變矣如論其大勢則亦其變者三古者藏兵器於神社每征戰必礼祭神祇是雖專而必受命於　天神也是以民志一而其力不分是　天神之兵也及身毒法入　中國而民志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1.8-A264s-(s)
タイトル『新論 : 2巻』
ガラス使用

遂分其敵戴　天神也不專而其所以受命於天之意不明兵專為人事一變也源頼朝而後鎌倉室町相繼而管轄天下兵馬再變也自古兵皆地着及四海鼎沸而豪傑離其土客游四方禍亂既平天下之兵各聚處都城而土無兵兵無土三變也此三者非特其制有變革而其勢之大變者也夫兵地着而立之規制訓練講習戰而時動以光天地之威令鼓鬼神之功用則功烈之盛可勝言乎而大勢一變人不奉天天人懸隔莫由以一億兆之心焉鎌倉室町之紗兵權也豪族大姓據有國郡及其末年東滅西起交相攻伐天下兵士各異所趨向海内瓦解而兵力益分但其所可恃者兵猶未離地也夫兵之地着譬之地中有水雖遐陬僻壤而無所之而非兵者寸土尺地莫不有守也故　朝廷雖衰乎天下雖亂乎而天下之勢猶未失其為強是以能却胡元之賊舩援朝鮮之國都兵威之震海外猶尚如此也豊臣氏患天下之太強舉有土之君盡處之大阪或役之土木或用之戰伐俾之不得一日養強於其國東照宮之興其務亦在強本而弱末令武士各聚處都城

俾之不得一日養强於其邑俾庶民耳不聞金鼓目不見干戈於是乎兵寡民愚天下始弱而一時人豪屏息聽命英算偉畧所以獨運天下者其效可謂速矣夫天下之事有斯利必有斯害弱之弊必至於不振然當時有弱勢而無弱形者何也東照宮之立基專以節義磨勵士衆士有進死而無退生兵之所加雖大衆勁敵莫敢當其鋒天下既平麾下將士皆重名節尚勇武而世未忘干戈知備不虞故天下雖弱而通邑大都武士所聚處則亦未見其為弱也夫既盡天下膏血以養武士武士所聚貨財亦聚焉貨財所聚商賈亦聚焉商賈趍時好逐花利珍惟奇異莫不備所以使猛將勇士忘戰伐樂升平者雖固宜如是而至其流弊則僭奢成風觸情從欲不知礼義故富而無教則驕惰蕩佚無所不至是以富溢生貪貧與弱相依貪而奢則慮營生慮營生則顧貨財顧貨財則見利忘義是以上下交征利無復廉耻國無廉耻則天下無生氣而弱形見矣進退疾徐步伐止齊因敵轉化相地制變臨陣之用也武夫不出城市所論則婦女酒食俳優雜劇種樹插花羅鳥釣魚之事習擊刺者不過以為私鬬之用學弓銃者不過充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1.8-A264s-(s)
タイトル『新論 : 2巻』
ガラス使用

演場之具、調馬徒以供儀容、甲冑槍槊、以爲觀美、衣糧器械、不辨其所以適用、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不知其爲何物、武夫以筋力爲用、馳驅跳騰、輕險阻冒風雪、菲衣惡食、忍飢堪渴、固武夫之事也、故兵家選兵卿野老實有土作之色者爲第一、而城市游滑、形動伶便者、其所切忌也、武夫與市人並長、風習偷薄、以羆麗相尚、飲醇茹薤、身體豐滿、手足輭弱、可以周旋庭席間、而未可以臨危險堪艱苦、是兵家所切忌、而緩急不可用、凡此皆非所以養兵之道、古人所謂所養非所用者、而弱態脩美、祿兵士者、素所以養從卒、而驕奢淫佚、自致困弊、不得有所養、約皆雇市井之閒民、以充騶從、一旦有事、則厚祿之士亦無異匹夫、而天下之兵幾何也、民既出過陪之稅、以養兵士、不可復黜爲兵、而其爲民者亦畏懦自弃、不能或奮勵、不可以役之干戈、則通邑大都、世臣及公卒之外、天下無復有所謂兵者、而遐陬僻壤將何兵以守之、今夫兵皆聚處都城、日學擊刺、就都城中視之、則似衆似强、而自天下視之、地之有守者無幾、其爲寡弱也極矣、夫兵者所以守地、地者所以養兵、兵之與地不得相離、離則地空虛、而兵寡弱、是自然之勢也、故休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1.8-A264s-(s)
タイトル『新論 : 2巻』
ガラス使用

養生息、為日已久、户口倍於古、而兵之寡如此其甚、其歸遂致本末共弱、則亦非東照宮所以立太平之基之意也、世徒有治强之名、而居衰弱之實、包衆之戒、將焉得不思也、今俗曰趨驕淫、諸侯僭奢、其心未必皆恭順、而其無背叛者、狃後惰而苦貧弱也、細民怨咨、非無騷擾、而未至用兵者、志氣卮怯、而首唱者不知兵也、姦民横行閭閻、異化之徒充斥天下、禍端非不萌、而天下未動搖者、撫御務仁柔、事多姑息、未激之變也、夫既弱天下、而首愚矣、弱且愚則欲自動搖得乎、故天下所以無變者、可一言而盡、曰畏戰而已、歷代史傳所紀、有一語曰畏戰則雖豎子知其為弱國、舉堂堂用武之邦、反為狼顧畏戰之俗、不亦可羞乎、任那之不守、渤海之不貢、亦既久矣、而如蝦夷諸島、亦日就蠶食、雖内地而一水之外、直為虜人巢窟、所謂先王日辟國百里者、不獨周人所嘆也、處日慶之勢、今也日慶國百里者、不獨周人所嘆也、處日慶之勢、而待日辟之虜、用畏戰之俗、以抗百戰之寇、惡得不寒心、論者徒見治强之跡、而忘衰弱之勢、頑然視猶文祿慶長之舊、何其惑也、今虜較長短、而其俗殘忍、日尋干戈、勢不得愚其民、以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1.8-A264s-(s)
タイトル『新論 : 2巻』
ガラス使用

自立國、故闔國皆可籍為兵、又徵役海外諸蠻、未可侮以為寡也、各國戰爭、民習於兵、未可侮以為弱也、用妖教以誘其民、民心皆一、足以戰矣、巨艦大礮、固其長技、足以嚇人矣、由是每雄視海上、逞其吞噬、未可侮以為愚也、而今欲應之、豈可徒恃自愚自弱之餘謀安坐高枕無所變通哉、愚民弱兵雖為治之奇策、而利之所在、弊亦隨之、不得不矯之、今幕府之議既決、擯虜、則轉寡為衆、更弱為強、其勢之不可得已者也、夫以節義磨勵士衆、必做做　東照宮當日之意所以強本也、使邦君得養強於國、士大夫養強於邑、兵有土、土有兵所以強末也、本末共強、兵甲既衆、天下之民有勇知方、義氣溢海內、用海內全力、以與讐懲之師、使醜虜屏跡竄形、不敢近邊、庶幾不忝國體矣、或曰、使末養強、恐生尾大之患、臣謂英雄之用天下相時弛張、雖解脫羈絆、縱其所欲為、而天下不敢動搖者、其襟胸恢廓、足處天下之變、紀綱振肅、足制天下之死命也、今天下既知　幕府英斷、感憤激勵、孰敢不俯伏奉命、於是大推赤心、與天下同其休戚、使天下得各自養其強、天下豈有不奔走趨令者哉、萬一有兇頑桀驁恃強拒命者、則率天下忠義士

以征討之、可一指揮而定也、且古夫所謂養强於國邑者、豈必盡革舊制、空都城、而皆遣歸之之謂哉、前賢往往論兵宜土着、其見雖卓、而以郡縣之制論封建之勢、有未可施行者、臣別有所見、今未具論焉、夫英雄之弛張用捨、其捨所以用之、其弛所以張之也、今將與天下更張、而其所以使竭膏血於都城者、不得不小有所弛、弛於此而張於彼、捨於此而用於彼、有權衡而存焉、凡物不可以一日不用、不用則腐敗隨之、庶邦冢君及大夫士、宜使生生、而不宜使腐敗、今乘擯虜之機、使各養其强、養强者、任之以事、用其强於今日、一時權宜不必為永制、而用强者、責之以功、輸其實於國、天下公器、不得蓄以為私有也、如其弛張之機、用捨之權、則處之有方、發之有時、朝聘之疎數去留之久近、職貢之輕重、征役之施舍、不可執一而論、通其變使民不倦、要在於投機會耳、不然則欲徒守舊轍以把持天下、而濱海寡弱之卒、或一致敗衄、勢固不得不遣其君就國也、均遣之不為先自斷、至乎情見勢屈、然後不得已而遣之、適足以取侮天下、故曰、先則制人、後則制於人、今欲制御天下、縱送磬控、其機在斷與不斷、古人曰、斷而行之、鬼神避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1.8-A264s-(s)
タイトル『新論 : 2巻』
ガラス使用

況所行乃鬼神所祐乎、昔　東照宮之尚武力、所以建基業、而其愚弱天下、所以與天下休息、張而弛之者也、今外夷日尋干戈、事吞併、遂出並至、以窺人邊境、其勢猶尾甲相之隣濱松固非得休息之時、則將安得弛而不張哉、故其所以建基業之意、可必法、而愚弱之之跡、不可必泥、時變之易見者也、尺蠖之屈、以求信、故弛者將以有所張、捨者將以有所用、捨今之所用、而用所捨、弛今之所張而張所弛、畧末節而急先務、去虛文而責實效、以張古之所張、而用古之所用、行之存於其人、夫　東照宮之興也、濱松之强



鳴於天下、今將以天下為濱松而鳴於殊方絶域、則亦足以奉　東照宮靡勵士衆之遺意焉、於是乎立政明教、兵必受命於　天神、天人為一、億兆同心、觀光揚烈、宜國威海外、攘除夷狄、開拓土宇、則　天祖之貽謀、　天孫之繼述、深意所存者、實於是乎在焉、

## 國體下

天祖丕重民命、肇開蒼生衣食之原、御田之稻、機殿之繭、遂遍滿天下、民至於今受其賜、是固仁澤之所暨而土亦宜於穀也、夫　神州位東方、向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1.8-A264s-(s)
タイトル『新論 : 2巻』
ガラス使用

朝陽、帝出於震、於五行為木、所以宜穀、四時則為春所以生養萬物、而元元之民、固非如欽毗茹毛之俗、則自古歸稱瑞穗之國、不亦宜乎、古者　天子受嘉穀於　天神、以生養民物、天神授齋庭穗於皇孫、皇孫用以饗於其祖見上篇、天神、其富也者即因天地之富也、至後世則天下之富、稍稍分散、一轉而移於武人、又轉而歸於市人、而天下所以受其斃者、不勝枚舉、請試竟其說、古者大嘗之祭、與天下共其誠敬、新穀已熟、必用以報於　天神、然後與天下嘗之、而天下皆知所食之粟即是　天神所須之種也、於是乎畏天命而盡地力、人心與天地一、而同受其富、所以與天地無間也、然創業之世、治化猶未洽、而朝政時有盛衰、人或自私其富、　天智天皇革除積弊、令天下廢私地私儲、與天下同其富、至大寶而制度大備矣、古者百事簡易、四民勤動、其所以營求者、不過通功易事、生之甚廣、而用途甚狹、及　朝廷漸尚奢靡、而貶國家之用、以供婦女玩好、異化之徒橫肆、而傾天下之財、以造堂宇、糜天下之穀、以食浮冗、藤氏專權、而權勢之家、營私儲蓄私人、莊園遍天下、其出正稅、以供王事者無幾也、而權勢私人、所謂守護地頭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1.8-A264s-(s)
タイトル『新論 : 2巻』
ガラス使用

者、又私儲財穀富厚累世、據有國郡、而天下之富遂移於武人焉、然兵也者所以鎮民社、天下武士各養私卒、亦未為冗食、故古者天下雖亂、而未甚苦於貧也、今天下治平、而上下皇皇、唯貧是患者何也、理天下之財不得其道也、夫武人離土、其勢不得多養卒、故雇閒民於市井、以充騶從供工役、閒民充斥都城、緩急不可用、坐飽粱肉、其為冗也大矣、天下佛寺殆五十万、通計僧尼及奴隷、不知其幾百万、（唐傳奕上高祖言、令僧尼匹配、即十餘万戸云云、武宗廢佛寺、其上都及東都留二寺、節鎮各留一寺、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提提蘭若四万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良田數十万頃、奴婢十五万人、據之則唐國土地之大、而其佛寺之多、不及神州十分之一、然時人尚以為駭、則神州佛寺亦可謂盛也）大厦崇麗、窮極靡麗、工商之徒、仰閒民及僧徒以自衣食者、亦為不尠矣、乞丐之類、世其業、以抱子長孫者、天下不知其幾何、博徒横行閭閻、又不知其幾何、假巫醫卜筮、以誑民要財者、不知幾何、俳優雜劇、又不知幾何、其冗亦甚矣、而天下所以銷耗米穀者、若酒餅餌麪之類、已不可枚舉、米穀雜遝都會、四方運輸、火災所燬、波濤所没、亦不勝枚舉、其所以妨農功者、若荼蔗若紅藍蕺梨之屬、亦不可勝數、夫浮食之民如彼其衆、糜米穀妨農功如此其夥、而年穀亦不甚豐穰、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1.8-A264s-(s)
タイトル『新論 : 2巻』
ガラス使用

然天下常困於多穀、粒米狼戾、而天下困於貧者、亦可異也、夫天下之米穀未嘗多也、而如甚多者、其勢使之然耳、凡物散而藏之各所、其數雖多、未有見其甚多、聚而陳之一所、雖寡亦猶多、是自然之勢也、故藏一石米於家、未足以為多、万家而鬻之、陳万石於市、未嘗不視以為賤、而武士聚處都城、盡終歲之俸、以奉口腹、悅婦女、不得繕甲兵養徒卒、故米穀不藏於家、舉而鬻之市、農民困乏而奢情、亦舉歲收而鬻之、所鬻愈多、則米價愈賤、賤則其鬻不得不多、鬻之愈多、而得直不益於舊、是以民流亡而地有餘、地有餘而租賦不減、其稅其鬻、雖傾一家之產、猶且不足、故鬻之日多、而天下之穀日耗、天下之穀日耗、而都會之穀日盈、見都會之盈、則天下之虛可知也、且夫都會亦不能多儲無用之穀、故雖都會之穀、亦不過以食都會人而稍有餘已、其實不甚多也、凡盈縮之數、其實不甚相遠、而其勢有如相霄壤者、譬之啖而飽者、既充腹矣、而稍多一分、則如甚有餘、未及飽矣、而少一分、則如大不足、是其過不及之為差、則少耳、然取其不足者、比之有餘者、盈虛之相去、如大相懸者、勢也、故曰天下之穀未嘗多、而都會之穀亦未甚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1.8-A264s-(s)
タイトル『新論 : 2巻』
ガラス使用

多也、今夫天下患米穀之賤而貨幣之乏、非米穀乃賤也、非貨幣乃乏也、而百物之甚貴也、設使斗米價銀五錢、而一衣裘亦五錢、則斗米可以易一衣裘、今雖木綿之裘、而非鬻六七斗則不能償其直、是衣裘之貴、而非穀之賤也、穀也者取以充腹而已、銷之有限、百物者競新鬪奇、愈出而愈無窮、乃至一婦首飾而當中農一家之產、以銷之有限者、而逐愈出無窮者、百物之所以皆貴、而米穀之所以獨賤也、貨幣者所以權輕重、物多則物輕而金重、金重則其數雖寡者、不乏於用、故古者貨幣甚寡而天下不甚患貧、慶長以來產金極多、造幣亦夥、貨幣多則輕、輕則百物隨重、工商生活所用之物既重、則必貴其所造作貿易者、以償衣食之費、故百物愈重、而貨幣愈輕、愈輕則雖多亦猶乏也、謂亞墨利加著以來、歲歲交易所獲金銀甚多、故西土金銀漸賤、而米穀用物漸貴、識者以為後來當受多金之累、然獲利既厚、雖知不能絕、是我狀之智亦猶知多金之累、今在中國、反未之知、可乎、為凡天下之物有偏重則其不輕者亦猶輕、故百物之偏重、而貨幣之偏輕、百物之偏貴、而米穀之偏賤、是其勢之尤易見者也、而武士聚處都會、終歲所用、雖一毫不得不資於市、以愈賤之穀、易愈輕之金、以愈輕之金、償愈貴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1.8-A264s-(s)
タイトル『新論 : 2巻』
ガラス使用

物、其費固不給、而其所養之倍卒、亦皆習奢侈、不可養以薄俸、罷陪平而歲買奴隸、俚語季者是也、謂年奴隸亦奢、亦不得多畜之、故臨時傭之市井、市井亦奢、雇錢日貴、亦患共難給、而其居家冗費、妻妾之奉、玩好之用、日厚一日、終歲之入、不償所出、就富人而乞貸、習以成俗、雖有邦有土、亦莫不仰給富民、豪姦大猾、操貨利之權、愚筭王公股掌之上、於是乎天下之富遂歸於市人矣、夫米穀也者　帝王之所甚重、雖天子之尊、必報祭　天神、然後敢用之、所以受之天以養民者、固宜如是矣、今舉天下羅雠之權、一委之賈豎、王公大人俯伏聽命、不得有所問、天下民命、專係市人之手、凶荒無備、兵行無糧、海內空虛、而不為怪、拱手環視、徒患米穀之多、何其惑也、　天祖之重民命也、遺澤所及、傳至今日、今其所食之粟、即　天祖所頒之種也、而世不知重嗇之、方且患海內虛耗之未極、甚者或至欲舉而與蠻夷市、必弃之海外、而後已、生而在於瑞穗之國、而不知瑞穗之為重、投畀犬羊、而以為得計、豈臣民所以報　天祖之心哉、夫海內之穀、宜藏海內、而不當弃之海外、理之易知者也、今五畿七道、其田無慮二千五百万石、通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1.8-A264s-(s)
タイトル『新論 : 2巻』
ガラス使用

上農下農、大約受田家十石、則為農二百五十万家、一家儲糧於見今所藏之外、更藏一石米、為米二百五十万石、今大坂終歲所糴大率不過二百万石、天明初、大坂商賈記下其所糴之數、從寶曆癸未至安永庚子、所載糴之數、大約二百万石以内也、而其見在大坂、寡者三四十万石、多者亦不過百万石、然商賈事、未知其詳、問之商賈可也、其他都會之地、亦可推知也、而天下所糴歲減二百五十万石、且邦君及大夫士、亦各有所儲蓄、則欲穀之不貴可得乎、穀貴則民不多鬻、而其用可給、鬻之益寡、則都會之地、不至甚狼戾、天下適患穀之不多耳、輸穀愈寡而天下之穀愈多者、盈虛之勢乃然也、天下之穀愈多、而人不困者、散而藏之民間也、故欲藏穀者、海内自有其所、何必弃之海外、而後見天下之不困乎、今欲使民藏之、其措置之方、制度之宜、固不一而足、苟能知穀之宜藏海内、然後舉而行之、措置制度之所以適事機者、可得而施也、穀有所藏而民不困、則民有恒心、民有恒心、然後可以使之畏天命、盡地力、因天地之富而同受天祖之賜也、

## 形勢

變動不居天地之常道也、而萬國之在兩間、形勢之變豈有窮乎哉、夫地之在大洋、其大者二、一則中

國及海西諸國南海諸島是也、其地東起京師以東二十五度地、西至歐羅巴者、西夷所私呼、而非宇內之公名、且非天朝所命之名、故今不言

一則海東諸國是也、西起京師以東五十度之地、東至九十五度之地、或稱曰南亞墨利加者、亦西夷之所居地也、而其中各分區域、自相保聚者、即所謂万國也、古者人文未開、夷蠻戎狄、若禽獸之相群、未足以論其治革也、中國舊建國造縣主、各守土疆、中變為郡縣、又變而英雄割據、治而又成封建之勢矣、而如贔夏商周之為國、亦嘗封建諸侯、秦漢以後為郡縣之制、世代相襲、小有沿革、贔夏商周治紕於一、如春秋、則交相為盟主、戰



國則七雄交相攻伐、爾後變革不一、具見史書、而古者其所稱戎狄者、禽舉獸走、不過時為寇害、而獵狵之禍、贔夏之所無、若匈奴、商周之所未有、吐蕃回紇、則秦漢未有之、契丹女真蒙古、則隋唐未有、而至如西洋諸蕃絕海万里而相併吞、則亦宋元之所未嘗有也、人文漸開、則夷狄者亦漸知設條教立規制、其高城深池、非古之窳廬、鉅礮大艦、非古之騎射、田田邏馬之教法、非古之威駭利誘、贔至鳥散者、各雄據一方、合從連衡、欲舉宇內歸一教、非復逐水艸轉移之類也、故古者就一區中、而分為戰國、今則各區並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1.8-A264s-(s)
タイトル『新論 : 2巻』
ガラス使用

立、交為戰國、是以除 中國及滿清之外、自稱稱至尊者、曰莫臥兒、曰百兒西、曰度尔格、曰熱馬、曰鄂羅、是舉宇內列為七雄、非分雄於一區之比也、（蘭學家說、以上）七國、西夷皆稱為帝國、而其他如亞毘心域馬邏古邏羅及瓜哇之瑪荅即荅等、亦稱帝國、然亞毘心域特以其地域之廣大、馬羅古特以四子之正系而自雄、然一則黑人愚陋之俗、一則亂削弱、而邏羅則其衰則雖諸蕃要會、而國最弱小、皆不足以爭雄、故不論也、蘭學家謂前數國之王為帝、即西夷所稱奚瑟爾者、原出於邏馬先祖之名、蘭學家譯為帝者、特假漢字以分尊卑之等耳、其實則非我所謂帝之義、故今不用帝國等之字也、夫古者夷狄為邊患者、熊羆也、隼人也、蝦夷蝦狄也、及其馴服、而海外脩貢者三韓也、肅慎勃海諸國也、其為冦賊者女真蒙古、（女真）既破契丹、（將侵宋寇仁中冦二百餘年、蒙古強盛、稱雄西北、并侵宋、亦冦筑紫、世稱為刀伊賊、後其為冦害者、皆在彼圖南之時也、）而阻狂瀾怒濤、卒不能為深患、當是之時、神州四面皆海、號為天險、今西夷駕巨艦大舶、電奔數万里、駛如風颶、視大洋為坦路、數万里之外、直為鄰境、四面皆海、則無所不倫、向者所謂天險者、乃今之所謂賊衝也、而保疆安邊者、豈得孰疇昔之跡以論今日之勢哉、方今戰國、其挾回教以強其兵、廣其地者莫臥兒、度尔格也、而度尔最張、然未嘗一窺中土者、其俗專務騎戰、而航海之術非其所長也、西洋皆奉邏馬法、佛即察伊斯把雪際亞諳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1.8-A264s-(s)
タイトル『新論 : 2巻』
ガラス使用

厄利其尤者、而熟馬為之祖、然熟馬既衰弱、諸蕃特以名位而尊奉之已、若鄂羅斯、亦嘗與佛郎察等比肩役屬熟馬、至近時則猖獗特甚、新稱至尊之號、其地包諸國之東西、綿亘　神州之東北、每與度尔爭雄、然猶僻在窮髮之北、未得志於南方、百児西嘗衰亂、鄂羅為興復之、合兵擊破度尔、百児亞與鄂羅合、則度尔斷其左臂、鄂羅素彌亘大地之北、而為之領襟、今又聲勢震南海、中斷大地、而扼其咽喉、使度尔不得與莫卧児合、滿清之威亦限乎此、而不得西被、撓隣國之權、而以吊四方、假繼絶興滅之義以鳴其盛、熾焰所煽百蠻震恐、是其勢非席卷宇内而盡臣之則不止也、且自古病漢土者西羌北胡前有五胡之亂、後有沙陀契丹女真蒙古、遂至踐其地而稱皇帝焉、今鄂羅既兼挾羌胡之勢、其勢不得不圖清、然清猶強盛未易間、故顧而遲於　神州、彼其勢欲得志於　神州、然後驅我民以擾鬪、漸如往時海賊明人所稱倭寇者、而罷弊清之東南、乘釁而取哈密滿洲等地、直衝北京耳、如是則滿清亦將不能支禦、能得滿清之地、則覆莫卧児提百児而殪度尔、如拉枯也、或東方未易間、而滿清亦未可以遽克、則彼將先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1.8-A264s-(s)
タイトル『新論 : 2巻』
ガラス使用

事西方、西方有囊則與百兒圖度尔、若能克之、則南
襲莫卧兒、與滿清爭準噶尔故地、而長驅臨清、既得
克清、則將連艦以偪　神州、此二策者、或自東而西、
或自西而東、虜將相時察變而用其一、一能有濟、則
臣宇内之形成矣、是以於二策者、欲先其易者、故數
窺伺　神州、以嘗難易、而航海之術、固其所長、無息
於狂瀾怒濤、既挫度尔於陸戰、収諸島於海外、方與
神州為隣、由此觀之、其所以為深患者、非復女真
蒙古之比也可知而已、保疆安邊者、豈得不審古今
形勢之變、而求所以應之之術哉、夫方今舉宇内列

為七雄、而與周末所謂七雄者、小大雖異、其勢亦有
絶相似者焉、鄂羅度尔土廣兵强、接壤爭雄者、秦楚
之勢也、滿清富强在東方者齊也、莫卧児及百児亞
在其中間者韓魏也、熟馬則雖以名位為諸蕃所尊
奉、其實則與佛郎察伊斯把諳厄利諸國相伯仲、大
者韓魏小者宋衛中山耳（熟馬自西洋諸蕃視之、則有似東周之勢者、然自宇内大尊、故云尔）而　神州在滿清東、猶燕之蔽於
齊趙、然今四邊皆賊衝、則亦不能如燕之獨不受兵、
而有如周之在韓魏之郊者也、且如佛郎察伊斯把
諳厄利諸國、其所奉法皆與鄂羅同、（或云、諸厄利所奉、與伊斯把等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1.8-A264s-(s)
タイトル『新論 : 2巻』
ガラス使用

異然皆同宗別派、非有大異、而至其假法教以逞中吞併則一異、則其動與相合、必然之勢也、而各國皆既併南海諸島、吞海東之地、大地之勢、日就偏則　神州之介居其間、譬如獨保孤城、隣敵繞境、日將徧之勢也、故其殊不得不擯者、莫若鄂羅、而若度尓能以勢聲與東方相為犄角、則其力足以禁鄂羅之東侵、莫卧兒亦得與度尓抗力、同爭百兒西之地、則亦有足以制鄂羅者、若夫未嘗沾染於田田邏馬之法者、則　神州之外、獨有滿清、朝鮮安南等諸國、亦頗能特立、未變於妖法、然其國弱小、不足數、故不論也、是以與　神州相為唇齒者清也、夫方今天下形勢、大略如此焉、至如於善處其勢、應其變、內以設守禦之備、外以施伐謀伐交之計者、則曰擇任將相而已、

## 虜情

西夷之跋扈海上、幾三百年矣、而土疆日廣、意欲日滿者、是其智勇有大過絕人者歟、仁恩甚洽於民歟、礼樂刑政莫不脩脩歟、抑有神造鬼設非人力之所能為者歟、而皆非然也、彼其所恃一耶蘇教而已、夫彼所謂教法者、邪僻淺陋、固無足論、然其歸易簡、而其言猥瑣、易以誑誘愚民、巧言繁辭、誣天以為敬天、滅裂人道、以為曉倫理、時行小惠、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1.8-A264s-(s)
タイトル『新論 : 2巻』
ガラス使用

以市仁聞、曰誇張其說、鼓舌眩世、誕妄迂怪、足以濫耳、故世之好異者、道聽途說、而雖士大夫、亦往往有不免於沾染者、心盡志溺、至於頑乎其不可解、是狡夷之所用以售其術也、故欲傾人國家、則必先因通市而窺其虛實、見可乘則舉兵襲之、不可則唱夷教、以煽惑民心、民心一移、簞壺相迎、莫之得禁也、而民為胡神致死、相欣羨以為榮、其勇足以鬪、傾資產以奉胡神、其財足以行兵、以誘人之民、傾人之國、為副胡神之心、假兼愛之言、以逞其吞噬、其兵雖云貪、而足以衛義兵之名、其併國略地、莫不皆由此術也、及各國益彊梁、乃始覬覦　中國、其首入內地者、波尔杜瓦、波尔杜瓦者伊斯把屬國、天文弘治間張甚、略南海諸島、新闢海東之地最多、以次來豐薩諸國、唱夷教、煽動蠢氓、而有土者亦往往為所欺罔、大友小西之徒、首歸向之、織田氏亦嘗創寺京師、以延胡僧、其法漸浸淫中州、夷輩因而賑恤困窮、務收民心、織田氏晓其有異圖、欲毀胡寺逐胡僧、未果而即世、織田氏之創胡寺、其臣刑部正則諫不聽、益欲用以傾鄰國、如遣邪徒雜閒蒞木君臣上是也、既自悔曰、凡信佛者、擅家奉財物、以布施僧侶、未其初來、以貿易為名、今不為利、而賑恤是務、必將頓人國家、正則之言果驗矣、則至豐臣氏、馭胡僧及愚民汙夷教者、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1.8-A264s-(s)
タイトル『新論 : 2巻』
ガラス使用

盡出諸海外、東照宮興、設禁殊嚴、故雖有伊斯把
諳厄利諸蕃相踵至、而卒不能以夷教入、（嘗遣西宗
真者於西洋、三年而還、名德公亦遣裨斐某至西
洋、七年而還、皆所以探偵虜情、蓋由此而得審識異
言云、所以痛禁絶之也、大猷公亦嘗遣譯官往天竺、視精舍、疑亦有深意也、）寛永初、下令
鑄胡神像、使愚民踏過歸正者足踏之、外夷亦自度
不得脱、望長崎殷栗、清人或欲毀胡神堂、亦引之以
為言、（西湖志臺灣志等所載、大約如此、）國家之興隆天亦保佑之、故
時有島原賊起、而聚天下邪徒於一城、一掃殲之、餘
燼不得再然、實由之也、當是時也、西夷之唱妖教甚
力、那勿蠟則以其王而自入、波羅泥則以王之姪而
入、入輒皆就戮、於是乎夷輩膽落、相告曰、日本人有
三眼國威之震海外、亦足稱快矣、（明人以戊寅歳、筆
於書、實寛永十五年也、本注云、再到日本開教、被其兩殺、故云、今
按、此似指那勿蠟王以寛永丙子就戮者、其年曆正當戊寅前二
年、如波羅泥王姪就戮則已卯年事、後於戊寅一年、疑有一誤、又按島原
賊伏誅、亦在戊寅年、是亦足寒虜膽、而明人所言、不
及島原事者、蓋西夷既知而畏之、適明人未聞也、）
及升平已久、海内無事、而夷復窺
乞通商、（長崎夜話載是事、大略云、諳厄利往年通市
船至元和中、自翻其通船者、蓋有深知時勢
者也、及世移時改、而又欲有所徼幸、以延宝癸丑
復乞通商、不許、今詳其語意、亦似非悉言者也、）而
邏馬亦遣僧潛入、竊唱夷教、亦皆未能得其志也、至
近時、則鄂羅殊張誘蝦夷以耶教、蠶食諸島、遂伺内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1.8-A264s-(s)
タイトル『新論 : 2巻』
ガラス使用

地、而諳厄利亦頻来、潛誘邊氓、然則其奉胡神以覬覦　中國者、豈獨波尔杜瓦而止哉、夫西夷並立為戰國、同奉一神、見利則相連和、以濟其欲、分其利害則各保疆場、固是其常、故西方有難、則東方無事、難平則各畧地四方、東方於是乎不得寧、如鄂羅、亦既平西荒、乃東叛止百里、潛入黒龍江、而滿清尚强、未能得志、轉而略蝦夷地、欲先取其易取者、然後爭其難者、是奏司馬錯取蜀之策也、及其喪師於控噶尔、控噶爾未詳其為何國、疑熟馬之別名、余別有說、今不贅、當時熟馬不甚强大、蓋以其為西夷祖國故近旁諸國與共助之、同攻鄂羅、而清人傳聞、以為强大國也、講和既成、而益事東略、豈非欲有所取償焉乎、而其窺　中國、於是乎益甚、

元文中鄂羅舶抵陸奥安房、然是後亦未屢来、以明和七年與控噶尔和、明年鄂羅畔辨者經　中國東南測海深、造東洋圖、遣書荷蘭商夷、言下其將叛蝦夷諸島之意、又明年與蝦夷爭獵虎島嘯以物、遂役屬之、取失毋失利島、尋潛入訥加麻、唱夷教於月多頼訥蝦夷一日甚一日、於是幕府開蝦夷之議興矣、

其初也出沒洋中、以測吾地形、闚吾動静、而又誘吾人民、尋而厚礼以乞通商、及賂官府、掠吾貨器、而又更要通市、是其闚伺有漸、而其請求、或自飾以礼、或嚇人以兵、百方無施、其術莫不至、而其意亦可知也、而偷安之徒、動謂彼特欲米穀、不足深慮焉、何其不思之甚也、勇之肉而不粒、猶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1.8-A264s-(s)
タイトル『新論 : 2巻』
ガラス使用

我民之粒而不肉、其無稲米、於彼何歎也、（慶非無所用稲米然）其用之不過以為餌餅而已、且使彼欲稲乎、則其國中及他属國與其與國、産稲之地、亦為不尠矣、而何必至懇請如此之甚也、（如印度諸國、及南海諸島、其地皆産稲、他諸國在南方者、亦可推知而近時大抵為西夷所併有、其不多稲米也明矣、）且彼欲因互市以窺聞以售妖教固亡論已、而交易一開、則其東邊如東薩噶烏抱等地、由此而得致富庶、是其於増兵衆以圖東方、勢為甚便、則一舉而両利存焉、以故漫漸漬、日甚一日、是其勢宜必得所求而後已也、而一旦絶聲息、閒無形迹、於是諳厄利突然而来擾長崎、關入浦賀、常往来滞泊洋中、夫鄂羅之懐禍心、百方窺伺、殆将百年、而颺去電滅、不見影響、諳厄利者先是其来甚踈、而忽與鄂羅相代、偪人之側、捜人之悪、驚鳥之撃也、必匿其形、則将安知非鄂羅内自潜伏、誘諳厄利為先駆、深其機、不見形迹也、（尾張漂民嘗為諳厄利託鄂羅所捕、押送至東薩加訊鞫、時諳厄利亦在座、其通好合謀可見矣、）

拯薩摩漂民為鄂羅所拯、洋中相遇、諳厄利同護送之、唐太月多頼戍卒、嘗為鄂羅所捕、押送至東薩加訊鞫、時諳厄利亦在座、其通好合謀可見矣、

丁卯之夏變、適有撲斯動商船、至長崎乞新水、撲斯動者海東新諳厄利地、而其府所在也、鄂羅擾東北、遍而新諳厄利窺西遍、其機深矣、昔諸葛亮将伐魏、先征南蠻、以足兵甲、而魏君臣寂然無聞、兵出而朝野震動、今虜亦将襲亮之故智歟、何虜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1.8-A264s-(s)
タイトル『新論 : 2巻』
ガラス使用

甚智而　我未之察也、嚮者　幕府嘗喻鄂羅以國法曰、番舶近邊、當摧之海上、今諳厄利常常停泊、而未之驅、雖其登陸者、亦慰撫遣之、使外夷聞之、將謂國法何也、而諳厄利者、亦徜徉自肆、圖畫吾山川、妨害吾運輸、而誘吾人民、啗以貨利、眩以妖教、異日脫使姦闌愈多、而接濟不禁則變之寓於不測者、可勝言乎、而偷安之徒、動謂彼為漁為商、固其常事、不足深慮焉、何其不思之甚也、冦航海萬里、而伺人國家、不得不因糧於敵、故所至或商或漁、莫非以為毛田之用也、不然使彼徒欲獲鯨乎、則其近旁海中、捕鯨之處亦多、而何必遥遥度絶險、而捕之東洋也、（卽児狼德）等地、與諳厄利隔一水耳、而海鯨甚多、諸國人皆往而捕之云、而其為船制、可以漁、可以商、亦可以戰、則惡知今日之漁船商舶異不為異日之戰艦也、且彼停往往来我海上、其針路之難易、港灣之曲折、風土人情、莫不諳熟焉、使彼獲由、而據東南諸島、（東南諸島、接近小笠原島者極多、）以次及八丈extremity玖種子等島、盤踞以為巢窟、則其於圖　中國、勢甚為便、是亦一舉而兩利存焉、故其與鄂羅合謀伺我邊徼、欲與濟其欲分其利、亦勢之可見者也、然則其漁商海上而不肯去、亦欲襲趙亮國制氐羌之故智歟、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1.8-A264s-(s)
タイトル『新論 : 2巻』
ガラス使用

何虜之甚智而　我未之察也、夫天未弁　神州廟
堂之議、幸洞察黠虜之狡謀、嚴禁接濟、塞禍源於未
流、而賙像之意可繼矣、令諸侯拉虜於海上、而嚮以
國法　喻郅羅者、終不為飾辭、威信立而三眼之威可
宣矣、英略雄斷、所以奮士氣破虜膽者、豈不偉哉、然
而庸俗之論、猶未曉廟堂有深遠之慮、乃謂黠虜者
撫之以恩、則恭順馴服、畏之以威則忿恚生變、甚矣
執頑守迷者、雖曉以　幕府之令、其卒不可得喻乎、
夫虜之假妖教以顛滅諸國、其欲吞宇内而盡之、為
日久矣、則其喜怒既已定於數百年之前、而豈以一

恩一威之故俄易其素謀哉、而其或出於忿恚者、足
使人怔怯不敢拒、恭順者足使人怠惰失守、二者遞
出交發、則所謂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者、亦可以
為彼之術也、窺人者之情、窺於人者固有所不知、故
虜善形人、而我喜懼隨變心悸眼眩、屢為所誤而不
自知、亦何以得知廟堂有深遠之慮也、而庸俗又謂
自昔　神州之兵、精鋭冠萬國、夷狄小醜、不足憂焉、
夫　神州士勇兵鋭、雖風土使之然、然世有汗隆、時
有變革、戰國之世、士卒習戰、進退疾徐、自合機宜、故
搴旗斬將、其勇可得施也、今士卒不見兵革二百年、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1.8-A264s-(s)
タイトル『新論 : 2巻』
ガラス使用

一旦臨事虛實之變、奇正之用、誰能素練而熟習之、而怯者先走亂陣、勇者徒死傷勇、所謂精銳者、未可恃也、昔蒙古之寇邊、世未忘戰、然軍容戰法、皆我所未見、猛將勇士、素練之技無所施、豕突亶元、以致敗衄、故兵之勝敗在主將方略耳、今講兵法席上、所講者亦騶甲越陳迹、而海外之兵、目未之睹、耳未之聞、一旦接戰、得無有所扞格乎、而徒恃往昔之精銳、不為今日之計、未見其可也、庸俗又謂虜絶海遠來、其兵不得甚衆、自試螳臂、不足憂焉、夫衆寡在勢、善用勢者、能因敵衆以為吾勢、法曰、全國為上、破國次之、不善用勢者、以吾衆助敵之勢、其衆不足恃也、昔西蕃機深謀巧、到一國心壞一國、皆即其國以攻其國、歷吞已有三十餘、庸俗又謂夷教淺陋可欺、蠢愚而不可、罔君子、不足憂焉、夫天下之民、蠢愚甚衆、邊姦民、闌出為盜、適明國衰亂、群盜相嘯聚者、引以為援、號稱倭寇、陷沒州郡略無寧歲、及其就戮、我邊民在黨中者、僅二十五人、用以助聲勢、亦足以盛朱明之命脉、故兵固有先聲而衆寡無定形、夫善用兵者、豈獨因糧於敵、而亦可以因衆於敵也、庸用妖教詭術、以誘人之民、万一使彼引我民以援其勢、則彼之寡與我之衆、亦惡可恃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1.8-A264s-(s)
タイトル『新論 : 2巻』
ガラス使用

而君子甚鮮、蠢愚之心一傾、則天下固不可治、故聖人設造言亂民之刑、甚嚴、惡其惑愚民也、昔夷教之入西邊、誑惑愚民、所在蔓延、未百年、而註誤陷戮者二十八万人、其入民之速如此、万一使愚夫愚婦為所註誤如往日、而或有巨姦大慝如大友小西之徒、引邪徒以自為謀利、亦如往日、則逆焰之熾、誰得而遽撲滅之、而二君子、端拱於横流中、未見其有益於世、則其不能罔君子亦惡可特也、庸俗又謂今日耶蘇之禁嚴甚、民不可得註誤、其自衒小智、不足憂焉夫夷虜之不得騁伎倆以至今日者、實　幕府厲禁之所致、而億兆生靈之大幸也、然神姦之潛行其名可變、其狀可更、而其所以蠱民心者自若也、則彼其為術、豈必膠柱刻舷以踐徃日之轍哉、民之好利畏鬼、其情之所不能免、苟有所以潛移其心者、則雖嚴刑峻法、亦有不可得而詰者焉、今如博奕及徒黨、國有明禁、然無賴姦民、横行村里、夜聚曉散、飲博相煽誘、莫之能息者、因其好利也、禱祠呪咀、假神姦以喚友聚黨、隨除隨生者、因其畏鬼也、（如不受不施蓮花往生等徒、前既就戮、而近時或因淫祠或假佛說、以相用比者、不可勝計、如所謂冨士講者、亦其聚黨、蓋既至七万人、而相聚結者也、）万一使愚因利與鬼、而變名更狀、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1.8-A264s-(s)
タイトル『新論 : 2巻』
ガラス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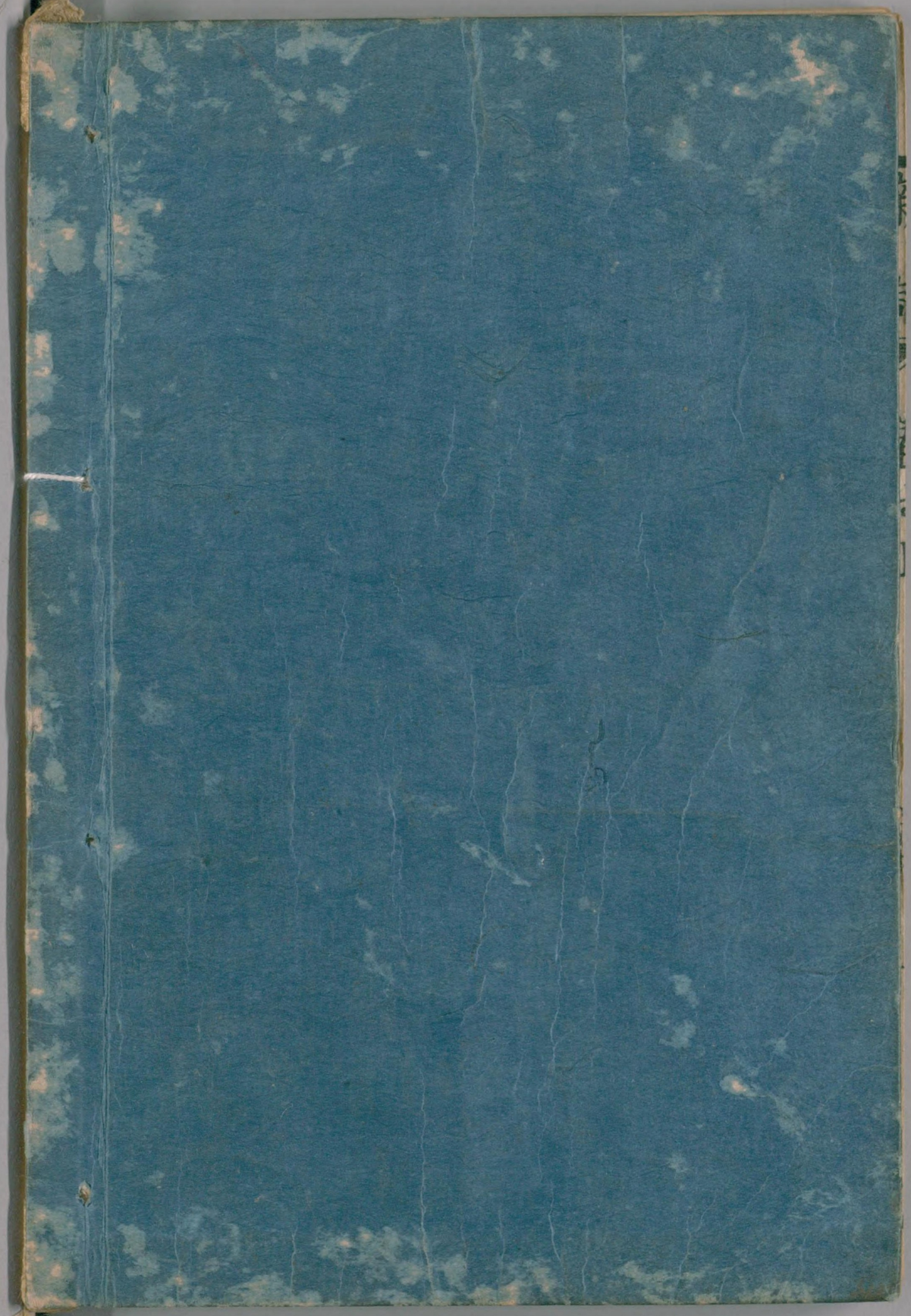
以蠱民心、其術每出於刑禁之所未及、而民心暗移默傾、則亦惡可獨恃成法而不之慮也、夫小智曲慮齷齪不知大計者、心放眼眩、相率入黠虜術中而不自知、自古庸俗之徒、長舌巧辭、終無窮極也、如此、孔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正謂此也、夫西夷之窺中國者、前後接武、各國遞至、其國雖殊、而其所以敬事尊奉者、則同一胡神也、故耶蘇之闢中原三百年而不變、而中國所以待之者、則係時論之趨舍、或出雄斷、或出姑息、是其闢間者、始終一意而應之者、前後異論、以一意者、闢異論者、安保其能久而無間之可乘乎、然則欲使時論一定、無可乘之間、在審虜情哉、在審虜情哉、

卷上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1.8-A264s-(s)
タイトル『新論 : 2巻』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1.8-A264s-(s)
タイトル『新論 : 2巻』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121.8-A264s-(s)
タイトル『新論 : 2巻』

ガラス使用